

澗泉日記

澗泉

御製題武英殿聚珍版十韻

有序

校輯永樂大典內之散簡零編並蒐訪天下遺籍不下萬餘種彙爲四庫全書擇人所罕覩有裨世道人心及足資考鏡者剞劂流傳嘉惠來學第種類多則付雕非易董武英殿事金簡以活字法爲請旣不濫費棗梨又不久淹歲月用力省而程功速至簡且捷考昔沈括筆談記宋慶歷中有畢昇爲活版以膠泥燒成而陸深金臺紀聞則云毘陵人初用鉛字視版印尤巧便斯皆活版之權輿顧埏泥體麤鎔鉛質軟

俱不及鍍木之工緻茲刻單字計二十五萬餘雖數
百十種之書悉可取給而校讐之精今更有勝於古
所云者第活字版之名不雅馴因以聚珍名之而系
以詩

稽古搜四庫於今突五車開鑄思壽世積版或充闕張
帖唐院集周文梁代餘同為製活字用以印全書精越

鵝冠體昨歲江南所進之書有鵝冠子即活字版第字體不工且多訛謬耳富過鄴架儲

機圓省雕氏功倍謝鈔胥聯腋事堪例埏泥法似疎毀

銅昔悔彼康熙年間編纂古今圖書集成刻銅字為活版排印歲工貯之武英殿歷年既久銅字或

被竊缺少司事者懼于咎適值乾隆初年京師錢貴遂
請毀銅字供鑄從之所得有限而所耗甚多已為非計
且使銅字尚存則今之印書刊木此慙予既復羨黎棗
不更事半功倍乎深為惜之
還教慎魯魚成編示來學嘉惠志符初

乾隆甲午仲夏

傳刻誤也宋詩紀事引黃昇之言稱其名家文獻
政事文學爲一代冠冕然宋史無傳惟戴復古石
屏集有挽韓仲止詩云雅志不同俗休官二十年
隱居溪上宅清酌澗中泉慷慨商時事淒涼絕筆
篇三篇遺稿在當並史書傳自注云時事驚心得
疾而卒作所以商山人所以桃源人所以鹿門人
三詩蓋絕筆也知流乃遭逢亂世坎坷退居齋志
以歿之士是書宋史藝文志不著錄無從知其卷
帙之舊今以散見永樂大典中者裒合排次勒爲

三卷約略以類相從其有關史事者居前品評人
物者次之攷證經史者又次之雖未必盡復其舊
然亦粲然可觀矣攷流別有澗泉集與趙蕃同以
詩名蕃號章泉故李龔端平詩雋序稱爲章澗二
泉先生而方回瀛奎律髓亦言世稱韓澗泉名下
無虛士其學問既有根柢又參政韓億之裔吏部
尚書韓元吉之子其親串亦皆當代故家如東萊
呂氏之類故多識舊聞不同勦說其記明道二年
明肅太后親謁太廟事可證石林燕語之誤記大

觀四年四月命禮部尚書鄭久中等修哲宗正史
事皆可補史傳之缺其議論亦皆精審宋人諸說
部中亦卓然傑出者矣乾隆四十一年二月恭校
上

總纂官侍讀學士 臣陸錫熊

侍講學士 臣紀昀

纂修官編修 臣鄭際唐

淵泉日記卷上

宋 韓 澆 撰

淳化二年十月丁亥信州言玉山縣民俞攜八世同居
內無異爨詔旌表其閭常稅外免其他役

真宗天禧元年始詔兩省置諫官六員不兼他職攷所
言以為殿最首擢魯宗道與劉煜為右正言時諫官章
須繇閣門進且得對者軫宗道請得面論事而上奏通

進司 案宋史職官志通進司銀臺司隸給事中掌 遂為

故事 原註兩朝國史魯宗道傳○案此條宋史魯宗

淵泉日記 卷上

明道二年春二月乙巳皇太后朝饗太廟乘玉輅服禕衣九龍花釵冠齋于廟質明服袞衣十章減宗彝藻去劍冠儀天冠皇太妃亞獻皇后終獻薛奎嘗諫不見聽

案石林燕語云天聖初明肅太后欲被袞冕親祠南郊大臣爭莫能得薛簡肅問即服袞冕陛下將為男子拜乎議遂格愛日齋藜抄引燕語證誤湘山野錄辨其非親郊即謁太廟也攷宋史新編載明道元年詔講皇太后謁廟儀云云明肅本傳薛奎傳俱云后以袞冕謁太廟奎力諫不聽陳均編年備要所載亦同是先一年詔議禮儀而次年舉行謁廟之典顯然無疑豈天聖時已將有事南郊而不豫詔廷議者乎歐陽修為奎作墓志亦載此事而曰后不能奪為改服雖改服之說與各書微異終未聞格而不行也然則夢得之言不特誤謁廟為親郊并誤明道為天聖且誤已行之事為未行也

皇祐四年謂輔臣曰朕臨御以來命參知政事多矣其間忠純可紀者蔡齊魯宗道薛奎而已宰臣如王曾張知白輩履行忠謹雖時有小失而終無大過李迪之心亦樸忠自守第言多輕發耳朕寧記其小然近世之名臣也

熙寧二年十一月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韓維言處士孫侔昨除試大理評事知滁州來安縣以疾不就今聞疾殞望除一職官詔以侔依前官權常州團練推官

史隱逸傳侔字少述事母盡孝屢舉進士不第母卒自誓終身不求仕劉敞知揚州薦授揚州教授辭治平中

劉躍雲校

沈邁王陶韓維連薦之授忠武軍推官常州判官皆不赴與此所載除授官職少異其身後追賜史亦不書

哲宗曰仁宗朝委事執政而臺諫實參論議可以為法然不可用非其人

崇寧間程振伯玉奏立孟子祠以公孫丑萬章從祀

史禮志崇寧中封孟軻鄒國公議者請與顏子並配又政和五年詔鄒縣孟子廟以樂止子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與此所載少異附識于此

大觀四年四月丁酉命禮部尚書鄭久中翰林學士承

旨鄧洵仁翰林學士張閣修哲宗正史吏部侍郎范致

虛禮部侍郎霍端友殿中監姚祐同修限一年成書至

政和二年四月壬子詔哲宗帝紀進呈畢修史官蔡薺

鄭久中姚祐張邦昌宇文粹中各轉兩官鄧洵仁張閣

霍端友轉一官以不經進呈故也

案文獻通攷蔡京撰錄九十四卷語多厚誣紹興四年詔令宰臣重修為一百五十卷京修實錄未知在何年第京于大觀四年出居杭州與此所云鄭久中等修哲宗正史自非一時事

久中鄧洵仁史皆無傳張閣諸人傳中亦不言其修史事惟范致虛傳有預修國史之語而不詳所修為何帝之史及修于何時陳均編年備要則載大觀四年十一月張商英請編熙寧元豐事號皇宋正典明年局旋廢

與此所載是年四月修哲宗正史政和二年四月哲宗帝紀進呈事皆互異惜史佚其文無從是正然澆于大觀政和時事乃所親見所記當自不誣固可以補正史之闕

徽宗語左正言詹丕遠曰比聞中外有三不可之說法
 度不可變劉逵不可用蔡京不可罷朕得之怵惕不寐
 者累夕丕遠因問劉逵何故不可用上曰如碎黨人石
 刻寬上書繫籍人禁皆逵首陳力為朕論時政闕失有
 何不可用丕遠對此必有媒孽逵者上曰今國是當如
 何丕遠曰國是陛下當與挺之議法度宜隨時損益逵
 用否在陛下若京不可不去上默然

案編年備要崇寧五年丕遠因星變
 上書乞謹天戒召對丕遠力陳時弊末乃及三不可云
 云所載視此較詳丕遠終以此獲罪出知興化軍宋史
 不載其事以此與編年備
 要互証可補宋史之闕

宣和元年四月庚子臣僚言恩澤之行比年寢濫有入
 仕十二年轉十官者今兩選朝奉大夫朝請大夫六百
 五十五員奉直大夫至光祿大夫二百九十員橫行右
 武大夫至通侍大夫二百二十九員修武郎至武功大
 夫六千九百九十一員又言酬賞轉官不得回授白身
 人自有約束今又稍稍通行選人在部者一萬六千五
 百十二員小使臣二萬三千七百餘員吏員猥冗注擬
 不行

靖康元年三月辛巳召南劍州進士鄧肅通州進士任

申先常州布衣鄒柄赴闕並補承務郎

靖康元年四月乙巳少宰兼中書侍郎吳敏言布衣江端友隱居京城東郊素有高行當圍城時上書論事終不肯一至公卿之門伏望特加官使以風四方詔以爲承務郎賜同進士出身

高宗謂輔臣曰朕嘗與臺諫論大臣出處或臣僚以罪去但及其身足矣所薦引當觀其人如何若不問賢否一切斥逐是使人爲朋黨非公正之道也

高宗曰監司郡守固當久任然其間有癯老疾病之人

使之在職亦有利害蓋移易差遣不過有迎送之擾而職事廢弛則貽患一州一路利害孰爲重輕今後如有

此等可與宮觀仍理作自陳

案編年備要崇寧元年行久任法詔臺省寺監外監

司郡守並三年成任宣和二年又詔內外官並以三年爲任以治績聞者再任永爲式故高宗欲變通其法

高宗曰有帝王之學有士大夫之學朕在宮中無一日廢學然但推究前古治道有宜于今者要施行爾不必指擿章句以爲文也士大夫之學則異于此須用論辨古今以爲文最不可志于利學而志于利上下交征未有不危國者也

高宗曰朕讀晉書愛王羲之傳凡誦五十餘過蓋其與
殷浩書及會稽王牋所謂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其論
用兵誠有理也

所司進呈諸路置放生池高宗曰此事固好但恐有妨
細民漁採所害亦大止令原有處復舊可也虎因思歐
陽修集古錄跋尾論唐置放生池一段甚有理今聖語
如此卻不過又無不及極為中道

紹興戊辰太常少卿方庭碩使金展陵寢先是諸陵皆
遭發哲宗至暴骨庭碩解衣裹之惟昭陵如故庭碩歸

奏上涕下沾襟悲動左右時相大怒

案宋史方庭碩無傳收紹興戊辰秦

檜方當軸力主和議稍異己者即遭竄逐此所稱時相當即指檜也劫庭碩奉使無狀請

竄斥有旨除廣東提刑到官不逾月瘴死自是出疆者

不敢言陵寢隆興改元冬胡銓被召賜對首及庭碩語

上大感悟奮然有恢復意亟議遣使問發陵之故會時

相方主和議而止乾道庚寅夏五月銓以溫陵守奏事

上喟然曰朕復讎雪恥此志決矣銓奏云陛下此舉已

遲上默然及是詔丞相選材識有經學通達國體者一

人持節以往以申請陵之思由是范成大自起居郎兼

侍讀資政殿學士往使

祖宗時婺州貢羅一萬匹靖康間五萬八千九十六匹後知婺州蘇遲乞減數葉少蘊爲左丞因奏陳之高宗失聲歎曰苦哉吾民何以堪止令存二萬匹餘悉蠲除議遂定旣而曰此等好事每日做得一件一年也須有三百六十件

主上嗣位降赦令減紹興和買繼差王寧許介往李信甫劾其不近厚皆與添差倖紛紛一年餘議猶未定至元年冬雖未定議但觀聖旨令紹興府將第五等下戶

拖欠淳熙十六年分和買絹二萬五千餘匹並特與蠲放令本府多出榜曉示但未知誰爲民請也減澤如此

民命自延觸類而行便爲仁政澆聞知欣然

案此條前稱元年冬

後載蠲放淳熙十六年和買則所稱主上乃光宗也然史不載其事

五代割據多于舊賦之外重取于民國初悉皆蠲正稅額一定其間有重輕未均處隨事均之福歙州稅額太重福州則令以錢二貫五百折納絹一匹歙州輸官之絹止重數兩太原輸賦全除乃以減價糴米補之後人往往疑福歙州折絹太貴太原折米太賤蓋不見當時

均賦之意也

案宋史食貨志淳熙十一年臣僚言兩浙江東西四路和買不均之弊送戶部給舍

等官議鄭丙丘密議畝頭均科之法至公至平詔施行即此所云均賦之法可以與史文互證

王黃州上疏云太祖之世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

五十人先帝在位將踰二紀登第亦僅萬人

案宋史王禹偁傳真

宗即位求直言禹偁疏陳五事三曰難選舉使入官不濫云云洩水紀聞亦載此疏皆與此所載大略相同而疏語互有刪潤第此但云上疏而朱及五事蓋隨舉其一而言耳

差役法有里正又有戶長自韓琦呂誨有請欲罷里正

而以催科之事委之戶長其意亦未甚害也至有逃亡

使之償補為戶長者是誠可憫

案宋史食貨志慶歷間韓琦上疏論里正衙前

之役民甚苦之請更其法韓絳蔡襄亦極論其弊乃行鄉戶五則法民稍休息此以為戶長可憫者特為逃亡償補者言耳

北兵渡江建康五縣惟句容縣一鄉自保赤山並無侵

害故今戶口比他縣獨多此民兵聚結之利也

趙開府副吳玠軍須紹興四年總為錢一千九百五十

五萬七十餘緡五年視四年又增四百二十萬五千緡

案趙開府未詳何人攷宋史紹興四年吳玠以仙人關之捷授川陝宣撫副使趙鼎亦于是年除川陝宣撫使則云副吳玠軍須者當即鼎也然

史未載其拜開府或偶闕書耳

西安州定戎寨鹽池本州月收七百餘斤計為錢一百

四十萬

高宗因何若論君子小人上曰何時無小人但時察而去之乃不害治

林文節公案宋史林希字子中福州人歷官端明殿學士知太原府卒謚文節記禁中帝

后及兩宮各有尼并女冠各一人選于諸外內寺年三

十以上能法事者充隨本殿內人居處每早輪一尼一

道于上之道佛閣前贊念導上燒香原註佛道各兩拜又導下

殿燒天香四拜又導至殿門候上出視朝方退

林文節公記丙寅三月甲戌經筵諸公退乃赴實錄院

御筵會者二十八人以丞相未出都知留後張茂則押

宴大資政韓維尙書王存韓忠彥承旨鄧温伯侍郎李

常趙彥若陸佃崔台符楊汲龍圖曾布舍人錢勰范百

祿胡宗愈給事傅堯俞待制蔡京蔡卞吳雍左右司林

希曾肇著作范祖禹左右史滿中行蘇軾司諫王巖叟

蘇轍正言朱光庭王覲中丞劉摯惟孫永不至

范醇甫將去講職薦王存等九人可充講讀王存蘇軾

趙彥若鄭雍程頤孔武仲呂希哲呂大臨吳師仁其言

軾也文章為天下第一其名亞于司馬光但忌嫌者多

此在陛下主張而用之耳其言希哲也是司空公著之子公著嘗言此子不欺闇室其人經術履行識者皆謂可備勸講今已五十四歲是臣妻兄故臣久不敢稱薦今將去朝廷言之可以無嫌大臨是大防之弟修身好學行如古人臣雖不熟識然知之甚久亦以宰相之弟故不敢言陛下素知臣不附執政又臣乞外任故不自疑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爲欺罔以誤聖聽也頤在經筵竊望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講說語常繁多頤

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爲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迂疎則固有之言者謂爲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使臺諫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服頤之經術故不知者指爲黨也

少師自門下侍郎歸六丞相在穎昌旣至謂丞相曰汝且未作會明日自置酒念家會難以召客獨請岑崑起蓋公門下士也丞相預坐側明日丞相置酒亦不別召人酒三行丞相起入更衣具朝服端笏親置于公前再

拜為壽公不為起飲訖再拜而入岑歸以語兄弟曰公

家法如此其他可知也

案宋史韓維傳維拜門下侍郎被讒分司南京以太子少傅致

仕轉少師又韓維傳維自知樞密院事除兼中書侍郎

右僕射為劉摯孫覺等所劾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穎

昌府鎮太子少傅億第六子也與兄絳維先後皆居政

府故此稱六丞相澆為維五世孫維乃其從高祖自述家事故皆不著姓云

真宗朝翰林學士吏部郎中朱昂累表請老上召對諭

之其志彊確乃以工部侍郎致仕賜器幣賜宴恩禮甚

厚搢紳榮之既歸江陵閒居自稱退叟專以讀書為樂

弟協為翊善以書招之亦告老而歸時以比二疏後知

府陳堯叟署其所居曰東西致政坊昂又于所居建二

亭曰知止幽棲其歸之時乃咸平四年五月也

廖正一明略李格非文叔李禧膺仲董榮武子時號後

四學士明略有竹林集文叔有濟北集膺仲武子文集

未之見也

王沂公試禮部及後殿皆為第一通判濟州代還復試

以文舊制當屬學士舍人院寇萊公入相時賢以公名

盛不與他埒特召試政事堂授著作郎直史館銀章赤

紱主判三司戶部案

原註富鄭公作志

韓魏公為相日曾公為亞相趙康靖歐陽公為參政凡事該政令則日問集賢該典刑則日問東廳該文學則日問西廳至于大事則自決之矣

范純仁諫神宗引漢文帝身衣弋綈事以致天下豐富上曰致天下豐富亦須有政事若但人主服皂紬袍皮履遂欲天下豐富亦無此理澆因思此語所以啓王安石青苗之論惜乎范忠宣公不能再進言于君若因而諫之謂以有限之財濟無窮之用恐難以豐富則神宗亦必感動進言不盡其說適足以稔禍不足以弭禍

范文正公丁憂中上書政府謂其孝不逮矣忠可忘乎此所以居哀上書言國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庶乎四海生靈長見太平觀此語便見有執政氣象首以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備戎狄為言然後及杜奸雄明國聽固邦本在于舉縣令擇郡守此親切見得

病原處案宋史范仲淹傳仲淹以大理寺丞徙監楚州糧料院遭母喪去知應天府晏殊召置府學上

書萬言云云司馬光諫水紀聞謂仲淹遭母憂殊留守南京請掌府學訓督諸生有法度四方學者輻輳服除

至京師上宰相書言朝政得失民間利病凡萬言王曾見而偉之

言于殊薦除館職與此所載互有異同據史之言則萬言乃服中上殊書也

疎小所記則服除而上宰執也此亦謂丁憂上政府不必指殊也然所述孝不

逮矣數言頗不類仲淹自道語
集中亦未載謹附識以備參考

韓魏公言挺然忠義奮不顧身尹師魯之所存也身安
國家可保明消息盈虛之理范希文之所存也或問二
公公曰立一節則師魯可也攷其終身不免終亦無所
濟若成就大事以濟天下則希文可也

唐立夫為郡太守諸邑大夫入城府獨舍趙德莊于郡
治凡事必與之咨謀諸邑大夫或不咨于德莊則太守
亦不爾從一日鄱陽宰私有獻于太守羨餘僅二千緡
太守拂然曰所以與諸公相處者為其問民疾苦也若

以錢而來獻非文若本心也會謀之德莊乎曰未也既
而退見德莊德莊果抵掌大笑德莊固賢矣太守在今

曰尤難能也

案宋史唐文若傳文若字立夫眉山人夷
之子登進士第歷知邵饒溫等州此所載

鄱陽宰事以史證之蓋文若
在饒州時也德莊趙端彥字

晁說之慕溫公為人自號景迂生官至中書舍人太子
詹事侍讀經史律歷無不精攷文章雅正皆不膚淺兵
火未定時葬之金陵有經解著述行于世

案說之宋史
無傳晁氏世

譜云元豐五年進士累官徽猷閣待制蘇軾
以著述科薦之元符末與崔鷗同書黨籍

陳恬叔易號澗上丈人昔吾少師嘗薦之何麒為作誌

文極佳與崔德符晁以道皆以清節照映潁湖案恬堯叟之孫

居陽翟澗上村故號澗上丈人

程俱致道與吾祖通判往還有詩篇程伯禹為作誌文

亦佳甚類致道文

崔德符與田書承君田巨元邈為友每罷官即挈家徑

投承君兄弟如兄弟也承君取與最嚴與鄒至完友善

至完自嶺外召作諫官未及力言承君每切責之嘗比

之馬融至完每遜謝之

案宋史晝陽翟人官宗正丞知睢陽軍墨莊漫錄云黨論之興

指為許洛兩黨崔德符陳叔易皆戊戌生田承君李方叔皆己亥生並居潁昌陽翟時號戊己四先生為許黨

之魁至完當作志完鄒浩字也

仁廟晚年大臣持重小臣欲作為神宗早年大臣欲作

為小臣多持重

王曾罷相章聖諭近臣曰曾廷辭既退矣逡巡卻立戀

冀復用衆皆唯唯若水挺身對曰王曾以道去國未見

有持祿意陛下料人何薄耶顧臣等棄此如土芥耳憤

而出即日毀裂冠帶被道士服佯狂歸嵩山上大駭累

召之不起以終其身

范醇甫安置化州安然而逝年五十八其子冲以書干

東坡爲其父作傳答書云所諭傳初不待君言心許吾
亡友久矣平生不作負心事未死要不食言冲既歸葬
又得書云見委文字不敢不在意已託少游議其詳蓋
欲爲范公作誌銘屬少游以行狀也後月餘少游卒于
藤州比扶護至洛蘇公已卒于儀真矣

宋史載軾卒于常州軾年譜

云建中靖國元年年六十六自南陵還五月將至真州瘴毒大作病暴下止于常州七月卒于常此云卒于儀

真誤附訂于此

呂祖儉子約作明州苗米倉因晁以道作船場之地爲
作祠堂陸務觀爲記典甚李纓伯清爲景迂作家傳亦

綴葺可觀景迂乃流室人之曾大父也流之曾大父諱
璿因元符上書盛年致仕與景迂往來甚厚死乃景迂
誌墓景迂作星譜亦甚精

彭門陳師道嘗學于顏長道故相龐籍其外祖也

汪應辰字聖錫爲吏部尙書人稱玉山先生有論著欲
作唐書未成而卒論駁石林燕語甚工先公與之同庚
在仕路亦數往來與其兄涓養源善聖錫子達字季路
今在朝亦有時譽

案應辰玉山人故以其地稱之

法照律師與林逋智圓爲方外友圓字無外自號中庸

子神字清明道顏凝粹妙年能屬文

澗泉日記卷上

澗泉日記卷中

宋

韓

澆

撰

王欽臣仲至洙之子賜進士第錢穆甫薦于哲宗以為
學士上曰章惇不喜乃以仲至開封尹穆甫為學士後
坐元祐黨以集賢殿修撰知和州徙饒州落職提舉江
州太平觀信州居住建中靖國初起知兗州復職知潁
昌除龍圖待制知成德軍卒信州有試墨帖必其時也

案宋史載欽臣初用蔭入官文彥博薦試學士院賜進
士及第歷集賢殿修撰知和州徙饒州斥奉祠徽宗初
復待制而不載其為開封尹攷欽臣彼時賜進士未久
不當便尹開封此句必有脫訛然史云復待制亦不能

無誤待制非原官安得云復此所謂復職者復修撰之職而後再除待制也此亦可以正史之誤

徐釐字應祺上饒人溪干築室名竹莊作兼淨亭在水竹間先公為作銘亦與唱酬負氣豪俊先公嘗以詩和之云直須座上千鍾酒澆起胸中萬卷書竟不一第而死貧窶妻子星散竹莊亦他人有之

潘閔累試不捷太宗登極以龍蛇皆變惟己輒軻乃興歸隱之志高放之情吟詩寄陳希夷先生曰不信先生語剛來帝里遊清宵無好夢白日有閒愁世態既如此壯心應已休求歸歸未得吟上水邊樓既達宸聰懼其

言如訕上乃逃于江表數載後入靈隱山

案閔字道遙劉敞詩話太

宗晚好修煉閔嘗上方書真宗即位閔懼誅匿舒州潛山寺為行者題詩鐘樓有云童趁暖貪春睡忘卻登樓打曉鐘郡守孫瑾見之曰此潘道遙也告寺僧呼之已逸去宋詩紀事謂閔居錢唐太宗召對賜進士第與王繼恩善繼恩下獄捕閔弗得咸平初來京京尹收繫之真宗矜其罪以為滁州參軍或謂坐虛多遜黨追捕非也與此所載各異

晁文元子宗慤擢正字章服詣謝公亦不顧其夫人嘗密覘之但見瞑目端坐鬚髮搖風凝然若木偶嘗有詩云鍊鑛成金得寶珍鍊情成性合天真相逢此理交談者千百人中無一人

朱穆字公叔尊德樂道為當時所服常感時澆薄慕尚

敦篤作崇原論

案穆崇原論略曰仁義起而道德遷禮法興而敦朴散夫中世之所敦已為

世之所薄況又薄于此乎

郭雍字子和在夷陵居山巔時時入城市有著述解易

作傳監司太守嘗薦之賜號冲晦處士死而賜諡頤正

先生謝尚書諤昌國嘗從之遊澆家父子不獲識而亦

不獲通問也

尹焞字彥明號和靖先生伊川程氏之高弟也在道山

時先公嘗拜之

劉一止字行簡作給事有文詞先公出入其門為作行

狀號菴溪先生集刊行于世

胡宏字仁仲號五峯先生文定公之子紹興間召不出

其兄寅為侍郎五峯嘗作皇王大紀其間有數段奇甚

又有知言書門八張棫作序

張九成字子韶官至侍郎為世儒所屈指在道山時先

公得遊其門號橫浦先生好禪學士論或以為不醇爾

呂本中字居仁正獻之後原明侍講之孫評論詩文必

歸醇雅葬信州德源山號東萊先生嘗作經筵詞掖誥

命尤有典則

程迥字可久號沙隨先生有易解嘗作田賦書明占法從喻子材聞人茂德諸公遊議論博洽作上饒宰以不能辦財賦得辭歸老鄱陽朱元晦喜其寫字筆正嘗託寫武王踐阼一篇先公亦嘗招之一飯澆近年亦得三四通問也在上饒及舊居鄱陽時屢得聞其談論

蔡迥字肩吾許昌人蔡文忠公齊之孫流落川蜀先公典銓日以文卷來訪先公奇之既薦之又作鼎說以送之議論從容有故家典則爲桂陽令以歿其子武子亦

俊爽好文今漂流在荆湘間

龐謙孺字祐甫先公友也自號白蘋老人善騷雅高甚

陸沈選調窮困至死微佞佛作蓮社故相龐籍之孫也

案宋史龐籍傳附載孫恭孫傳而不及謙孺詩人玉屑云謙孺籍之曾孫南渡居吳興是恭孫爲謙孺父行此所云籍之孫者誤也然恭孫字德孺其子姪不應以其字爲名且恭與謙義亦相比又似德孺謙孺爲兄弟然者或其一乃以字行歟附識于此

王洋字元渤官中書舍人在信州城居前有荷花水木之趣因號王南池闢宴坐一室號半僧寮清貧衣服窶甚與呂舍人曾侍郎厚善詩篇嘗得其爲李彭作養源

齋記讀之

王時敏字德修先公友也從呂居仁學居仁薦之尹和靖半年和靖卒守師說甚堅先公為寫三畏堂榜作求志齋記今皓首坐堂上兒孫擾擾前後鰥居誦書如故

芮煜作祭酒有文名善類歸之先公與之善

案西吳里語煜字國

器烏程人紹興戊辰進士為國子司業晦菴深器之吳興備志云官左從郎仁和縣尉以忤秦檜竄化州檜死召還齊東野語亦載其為仁和縣尉有屠孽龍事皆不言其為祭酒或其召還後調司業而轉祭酒耶附識于此

范端臣字元卿先公友也談論滑稽文彩可觀圍碁飲

酒滿座風生作起居郎而死葬之子陵釣臺其家在蘭

溪香頭

案香溪集附錄端臣字元卿處士浚從子也受學于浚金華先民傳云紹興中進士官中書舍人有蒙齋集三卷世居蘭溪之香頭至今其地尚仍舊稱

李燾字仁甫蜀中史學之首號議論有根據亦清放嘗

為禮部侍郎修史再召至作侍讀復任修史之命而終

先公與之同在從班往來亦相善

陸子壽居家孝友少理禪學中年造孔孟之奧伯恭以

書薦之于先公僅與一日相會時望歸之作教授而終

案宋詩紀事陸九齡字子壽金谿人乾道五年進士官教授

史伯彊蜀人豪于詩酒議論激烈有戰國氣象隻身往來江湖間上書不偶布衣皮冠自放浪而已時時醉中罵坐語皆不徒發湯朝美與之友善時時與錢數十百千伯彊隨用見人貧苦卽解衣或借人錢物與之嘗以一詩寄先公先公雖不識面亦嘗致書謝之澆在池陽時偶得見之市中有有力者亦爲刊虎囊集平日不肯妄與人過從世不識者多怪其好罵也

案伯彊名千見蜀中廣記

汪聖錫在福唐時賓禮李愿中趙子直在福建亦延請

程可久

案宋史隆興二年汪應辰以議太山尊號不稱旨乞補外乃知福州此作福唐恐誤

洪邁忠宣公皓之幼子也作翰林學士有文名制詞有典式喜用艱深之詞以作碑記世亦以此寶之在鄱陽居先公在仕路亦相善其兄适丞相遵樞密先公亦與之相善

范成大字致能先公亦與之善官參政葺園圃之勝求壽皇御書爲石湖之榜因自號石湖居士喜寫草書行書又喜賦詩人亦多喜之

章甫字冠之先公友也號轉庵居士本鄱陽人居儀真善隸古有易足居士自鳴集先公嘗爲作易足堂記

趙彥端字德莊先公友也詩文有法度不阿近貴立朝高甚談笑風流傲睨千古醉中往往談禪一座為傾死于餘干先公為銘墓

陸游字務觀先公友也善歌詩亦為時所忌先公與之唱和舊有京口小詩集務觀作序今已作南宮舍人居越上自號放翁

毛开字平仲柯山人尚書友龍之子也負氣不羣詩文清快與尤袤延之相厚自宛陵罷官歸號樵隱居士有集臨死作手書抵延之語如神仙先公在婺平仲以詩

文一帙來贈雖數數通問亦一再賡和竟與先公不相

識案合璧事類毛友初名友龍字達可官禮部尚書三衢人柯山在今衢州西安縣亦名爛柯山相傳王質遇仙處

辛棄疾字幼安有機數調度高放詞語灑落俗傳所謂稼軒長短句是也

范祖禹忠文公之姪之子也范冲元長乃祖禹醇甫之子中書侍郎百祿乃忠文公之從子祖禹乃呂晦叔壻從温公遊又師二程

呂與叔蔭官不應舉或問其故曰不敢揜祖宗之德

呂祖謙申國公丞相公著之孫中書舍人本中之姪孫

先公以兩女妻之有學問有文章氣度冲和議論平正

僅為秘書郎而死案宋史呂祖謙傳祖謙好問之孫而

好問之子也以世次攷之祖謙當為公著五代孫而本

中之姪澆于祖謙為懿親而呂氏又當時望族其世系

宜人人知之何至傳訛若是蓋傳寫之誤

孫字上脫五世二字姪字下衍一孫字也

張芸叟乃陳后山妹婿王平甫乃曾南豐妹婿

陳剛中字享仲為文林郎刪定官引對願下詔不得以

虛名文具欺罔朝廷翼日進呈上曰近所引對多是人

材朕雖得珠玉珍玩不足為寶但冀得十數人物乃足

為寶也令學士院降詔出榜廟堂以剛中為左宣教郎

充樞密院編修官案閩書陳剛中字彥柔閩清人祥道

罷元食去虛文遷大府丞應詔上封事忤秦檜復坐作

啓賀胡銓取官與張九成同被謫又宋史鄭剛中字亨

仲金華人進士甲科累官殿中侍御史初以秦檜薦歷

禮部侍郎不敢論和議後終忤檜謫團練副使二人同

名其仕履均與此所載各異而彥柔之字尤與享仲迥

別疑陳字乃鄭字音近之訛享字乃亨字字近之訛然

史不載鄭剛中有上書及廷對事陳剛中事蹟與此

公武晁文莊之孫冲之叔用之子叔用有詩名子止記

問博洽作易春秋傳援據詳甚不肯臆說作少尹時先

公在朝與之親契亦相往來子止之親女兄先公之伯

母也案宋史藝文志載公武易詁訓傳十八卷書詁訓傳四十六卷中庸大傳一卷春秋詁訓傳三十卷今皆佚不傳傳者惟郡齋讀書志

晁以道最為窮經之士亦留意于文善敘事嘗語其姪公鄴曰汝少年當勉讀書先讀五經看注疏讀三史文忠公集不可去手韓文難入頭先看六一後昌黎次太史公次公羊傳次春秋此是讀書後先以道此論誠有理也

呂居仁舍人晁以道詹事皆故家見聞元祐學術晁復精于訓傳後來汪聖錫內翰曾接呂舍人講論最為平

正有任重之意伯恭得于汪為多湖外多胡仁仲學者建陽亦只是藉溪劉子羽見聞劉蓋張魏公門下士也故論紹興初建炎間事袒張為多不甚公平

本朝慶歷間諸公韓魏公富鄭公歐陽公尹舍人孫先生石徂徠雖有憤世疾邪之心亦皆學道有所見有所守下至王介甫王深甫曾子固王逢原猶守道論學至東坡諸人便只有憤世疾邪之心議論利害是非而已伊川諸儒復專以微言詔世天下學者始各有偏渡江六十年此意猶未復也因借富公集謾記所歎于此

唐論有才術唐鑑有學術論所及者廣可以開明于臣下鑑所陳者正可以聳動于人主之翰史才也醇甫學者耳石徂徠又有英氣突兀近時汪玉山是正討論而已頗切切于細故小節甚微密矣

韓魏公言希文嘗與呂申公論人物申公曰吾見人多矣無有節行者希文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爾以此意待天下士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

石介曰予早識韓琦琦有奇骨可屬大事敦厚如周勃呂南宮醇正深潛南軒卻無好異做作之病功名之念

卻少卷舒程可久雖不可望艾軒然艾軒林謙之有儒者意脈所以興化人至今未泯

朱先生懲談高說妙之弊只教人讀書尋義理爲學其尋行數墨又拘拘以論說爲學其弊反不足以成己教人豈非難事

乾道淳熙以來明經張栻呂祖謙直言胡銓王龜齡吏治王佐方滋張杓典章洪邁周必大討論李燾文詞趙彥端毛开辯博陳亮葉適書法張孝祥范成大道學陸子靜朱熹

神宗之有介甫壽皇之有德遠惜乎不能副其委注而才力在論說下爾德遠一沮後來收拾不起宗澤李綱偉人也不盡其才而上下不一心矣

渡江以來李伯紀第一流趙元鎮儘有德望只是才少張敬夫卓然有高明處雖未十分成就而拳拳尊德樂道之意絕出諸賢之上呂伯恭拳拳家國有溫柔敦厚之教朱元晦強辯自立處亦有膽略蓋張之識見呂之議論朱之編集各具所長

李伯紀趙元鎮渡江之初整頓國家至今蒙福無窮

建陽自胡原仲歸嶽下後來魏元履死氣象便蕭然只是編類文字無自己工夫

魏元履才氣議論在朱晦翁張南軒上下後生漸不知之惜哉

晁子止曰常者處家之道惟至誠者能之嚴者治家之法不溺于愛者能之若己媚嫉賢能而欲妻不妒持祿嗜進而欲子不貪難矣司馬防諸子雖冠不命不敢坐不問不敢言庶幾乎威如也曾子不欺其子懼教之不信庶幾乎有孚也馬援戒兄子嚴敦不得言人過而杜

季良坐援書免官是先自言人過矣王昶名諸子以默沈渾深戒不得毀人乃指魏諷曹偉爲傾邪是先自毀人矣皆非反身之義

晁子止曰列禦寇謂氣爲易而不及乎陰陽王通謂人爲易而不及乎天地皆一偏之論

郭子和易書其所長盡見之呂伯恭易音訓只是呂氏文字朱元晦本義掃支離則有功廢衆論則過矣

晁子止云易上下篇不言德而言象蓋德不可見而象可驗是以不言乾坤而言天地不言咸恒而言夫婦也

上篇始終于天道下篇始終于人事故上篇始于天地終以坎離下篇始于夫婦終以未濟也

晁子止以老說易似類晉人老易之論亦非汎然而爲之說者如乾爲馬一章設卦者遠取諸物也乾爲首一章設卦者近取諸身也昔包犧氏仰觀天象俯察地法與鳥獸之文始畫八卦知萬物皆備于身或取諸近遠取則八卦具于萬物無非身是以人心包乎萬物近取則八卦具于一身無非物是以凡目不察乎六府知此則三才雖異而其理可通萬物雖殊而其情可類所

謂一以貫之者若捨之而作易其道無由也此一段亦可取

王昭素離易與天地準合精氣為物通為一章至君子之道鮮矣胡翼之則至鼓萬物不與聖人同憂晁以道

斷一陰一陽之謂道至君子之道鮮矣

案宋志王昭素有易論三十三

卷今不傳晁說之有錄古周易八卷易規一卷京氏易式一卷

晁子止曰王弼解或繫之牛以牛為稼穡之資按古以

人耕以牛代之自趙過始弼之誤也昭昭矣

案趙過始為牛耕見

賈勰齊民要術宋祁筆記亦引此說以證王弼之誤然山海經后稷之孫叔均是始作犁註用牛耕也犁說文

作犂注耕也又犂兩壁耕也一日覆耕種也二字皆從

牛是耕之用牛自叔均始其來已古故冉耕以伯牛為

字義更灼然易見崔寔政論云漢武帝時趙過為搜粟

都尉教民耕植其法三犂共一牛一人將之種挽摟皆

取備焉然則過特于牛耕之中又變通古法而利其用

非謂自過創始如後漢書王景傳亦謂景遷廬江太守

民不知牛耕景教用犁耕蓋亦專為廬江而信亦

不可謂牛耕始于景也此仍祖述祁說殊為失攷

尹和靖達問中載十朋之斷句龜弗克違是一句

胡仁仲皇王大紀其間說周禮處詆訶太過王介甫用

之之差非周禮之罪豈可因噎廢食

晁子止云古者已孤不更名名所受于親者也後世如

劉向姚崇之所為皆春秋之所譏也

案劉向初名更生後改名向姚崇初

各元崇以與突厥叱利同名以字行開元時避帝號更名崇

蜀世家王建時騶虞見碧山文忠論之云騶虞吾不知

其何物也詩曰吁嗟乎騶虞賈誼以謂騶者文王之囿

虞虞官也當誼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之為獸者其出

于近世之說乎

原註封禪書云囿騶虞之珍羣則騶虞必獸也。案賈誼之說見新書顧訓騶

為囿未知何據攷說文騶廐御也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呂大臨曰所以歸功于二官也漢書序傳云滕公廐騶是騶乃掌御之官矣戴埴鼠璞引月令命僕及七騶咸駕及左傳使訓羣騶知禮謂騶為騶御虞為虞人其說蓋本之白居易畫贊序較訓囿者為長至謂之獸者不特相如封禪書為然淮南道應訓云屈商拘文王于羑里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則亦指為獸矣况白虎黑文毛傳

已明言之矣是漢時固不一其說又安得謂出于近世說此論殊為失攷

南軒論語孟子解麗澤讀詩記書傳大事記晦菴大學

解通書解皆不可廢者也

釋文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此孔子者

案荀子云通則

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桀跖之世不能汗仲尼子弓是也邢昺遂謂子弓行與孔子同故孔子不論其行其說無據說祖述之殊誤

太玄其辭準易其數可以起歷而已蓋得于渾天儀者

也司馬君寔為潛虛得其用意之所在矣晁以道作星

譜可謂善發明矣二家之書出而玄之學備欲觀之者

當參攷也

老蘇論太玄最中其病太玄者揚雄之所以自附于夫子而無得于心者也使雄有得于心吾知太玄之不作又使雄有孟軻之書而肯以爲太玄耶惟其所得于心之不足樂故大爲之名以僥倖于聖人而已

陸玄朗解釋太極云太極無也豈非太極本無極也之意乎易變易也三國志中見之

文選應休璉書注山父卽巢父也譙周古史攷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琴操曰許由夏則巢居冬則穴

處飢則仍山而食渴則仍河而飲堯大其志禪爲天子由曰放髮優游所以安己不懼非以貪天下也

歐陽永叔曰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牴牾質諸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也何必徒爲異論以相訾也

神農許行之學他無所攷呂氏春秋上農任地辨土審時四論必其書也

呂麗澤深識治亂之情大事記一書可見然龍川能談治亂雖大處不同要是爲助爲多

劉向載學記中語與今本不同禁于未發之曰豫因其可之曰時相觀于善之曰摩學不陵節而施之曰馴發然後禁則杆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不馴雜施而不遜則壞亂而不治獨學而不友則孤陋而寡聞今本云相觀而善之謂摩而善二字多不能講劉向謂相觀于善則似爲明白因記于此

晁景迂以道題王弼老子最說得的當其言弼本深于老子而易則末矣其于易多假諸老子之旨而老子無資于易者其有餘不足之迹斷可見也此言卻說得王弼出若謂其言仁義與禮不能自用必待道以用之天地萬物各得于一豈特有功于老子哉此恐非吾儒之所學也止言老氏可矣

景迂云王弼之于老子張湛之于列子郭象之于莊子杜預之于左氏范甯之于穀梁毛萇之于詩郭璞之于爾雅宛然成一家之學後世雖有作者未易加也此語甚公

文忠云夫破人之惑者難與爭于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可也

今之黃庭外景經乃古經其間一滾說自有餘味今之內景前雜以存想後雜以服食多後人添入者非古也

澗泉日記卷中

澗泉日記卷下

宋

韓

澆

撰

史法須是識治體不可只以成敗是非得失立論蓋上下千百載見得古人底裏明白然後可載後世所不可不載之事汎然欲備則不勝其史矣

古人之史非是備遺忘要務多以美觀也因今勸後因後明前經制述作二者是大他瑣瑣皆不足記也

新唐書李長源傳殊略不見其經世之論今尚于通鑑見其言府兵封建之論亦可惜也使其事當太史公之

筆後世誦說之士不止言留侯矣當用唐實錄中小傳及舊唐書傳且并家傳別錄一卷方爲愜意至于歐陽公所錄王朴傳亦不甚見其經世之論尙有平邊一策可攷耳

牛李之黨不待貶而自見宋子京便以牛僧孺行如市人李德裕經綸天下亦過矣

東光張預作百將傳甚有旨趣文落落不拘翦殊得太史公筆法但太史公篇篇有主意而張預或有泛而無統者也然紀載甚可法

北齊書獨無序蓋其成時熙寧之初其先校書學士皆出外補矣

歐陽公與徐無黨書云五代史昨見曾子固之議今卻重頭改換未有了期又與梅聖俞書云閒中不曾作文字祇整頓了五代史成七十四卷不敢多令人知深思吾兄一看如何可得極有義類須要好人商量此書不可使俗人見不可使好人不見奈何奈何

歐陽公五代史卻甚與人辯白儘有工夫

胡德輝記尹和靖語五代史本是永叔祖分作其間亦

有指名然歐陽公嘗云河東一傳乃大奇自此當以為

法不知謂作何傳耳

案尹洙河南集謂初與永叔約分撰五代史既而不果乃別撰五代

春秋世謂歐史取材于洙則此所云分作者或即洙也然原本闕訛云永叔祖分作攷洙焯之從祖也疑祖字

上脫去與從二字第此語不見于他書不敢輒加增改姑闕其文

史記五代史有微意范史有去取褒貶唐紀志歐陽公猶有華處少筆削意思

神宗論孫武書愛其文辭意指王安石曰孫武談兵言理而不言事所以文約而所該者博上論及韓信安石曰信但用孫武一兩言即能成功名上曰如韓信自是

奇才稱兵書乃是因諸將問及引以應之度其所知非因讀兵書而能及此也

秘書監王欽臣奏差真靖大師陳景元校黃本道書范祖禹封還以謂諸子百家神僊道釋蓋以備篇籍廣異聞以示藏書之富本非有益于治道也不必使方外之士讎校以從長異學也今館閣之書下至稗官小說無所不有既使景元校道書則他日僧校釋書醫官校醫書陰陽卜相之人校技術其餘各委本色皆可用此例豈祖宗設館之意哉遂罷景元

高麗嘗以金書晉譯華嚴經五十卷唐則天朝譯八十

卷德宗朝譯四十卷共五十部捨人惠因教院元祐二

年也後元符二年呂惠卿作記

案通攷華嚴經唐于闐寶文難陀譯八十一卷

陳振孫云晉義熙十四年譯六十卷唐證聖元年于闐沙門喜學再譯舊文兼補諸闕通舊成八十卷此云晉

譯五十卷當有誤所謂則天朝譯者即于闐沙門本也德宗朝譯四十卷通攷不載謹附識于此

古今興廢不可只據紙上看過須是高著眼與伸寃道

屈使後世無徼倖之心其當然而不然卻只得歸之天

運時數之消長生民之幸不幸爾

富文忠奏議劄子范忠宣彈事國論范醇甫講筵文字

學士大夫所當熟讀而模範之其他不許則弱未易言也

王深甫文字無一語蹈俗態至于議論馳騁上下非老蘇不能也

歐陽公自醉翁亭後文字極老蘇子瞻自雪堂後文字殊無制科氣象介甫之罷相歸半山也筆力極高占矣如曾子固見歐陽公後自是迥然出諸人之上老蘇文字篇篇無斧鑿痕蓋少作皆已焚之矣其他吾不知也本朝之文至此極盛矣若論其學術醇疵淺深則付之

學者評之予非惟不敢亦不暇

案歐陽修年譜慶歷五年乙酉年三十九八月

罷都轉運按察使降知制誥知滁州六年丙戌年四十七在滁州

寓居臨臯亭就東坡築雪堂自號東坡居士

梅聖俞之文高古但宣城集中止有和靖詩序其他無有也如秋聲賦書後文類序極古淡平正如注孫子皆未之見當博詢他日有力或刊之如答蘇軾書必可觀見于歐陽永叔手書中言之

老蘇晚年文字多用歐陽公宛轉之態老泉晚年記序與權衡諸論文字不同豈見歐陽公後有所進耶其晚

年而筆力進歟

東坡自東坡後文章方見涯涘半山自半山後不止持論立說而已也六一南豐中年文字好及晚則已定又放開了東坡半山晚猶向進不盡

子瞻子由文學于晚年所述見之子瞻傷于精明志林方就實子由歷代論古史論之屬文極平心但理道泥于莊老不能有所發明子瞻雖間取莊老然于議論事理處極忠壯此子由所不及也

東坡表忠觀碑介甫以為序似太史公諸侯王表銘似

柳子厚塗山銘

子由文字晚年多泥老佛之說筆勢緩弱無統東坡海外所作愈雅健精當不可及但平生所著多以戲而汨之所以不典

蔡君謨與人作墓誌最簡健條暢

歐陽公作孫泰山胡翼之墓誌得體只載其弟子與其交遊而略言其學術議論隱然自爲儒者非後人所可及

少游在黃陳之上黃魯直意趣極高陳后山文字才氣短所可尙者步驟雅潔爾

張芸叟爲梁況之志少游爲陳后山父銘集皆無之可惜

鞏豐仲至言尹少稷稱李格非之文自太史公之後一人而已

李邴漢老號雲龕居士作王履道內制集序其言本朝承五季之後楊劉之學盛于一時其裁割纂組之工極矣石介憤然以爲破碎聖人之道著論排之甚力然司翰墨之職者雖文宗鉅儒亦必循本朝故事如近世張

安道之高簡純粹王禹玉之溫潤典裁元厚之之精麗
隱密東坡之雄深秀偉皆制誥之傑然者譬之王良造
父策驥驟而騁康莊一日千里而節以和鑾馳之蟻封
亦必中度豈能彼而不能此哉且稱其與本朝三數公
不相上下又云若不以體制拘之駸駸乎漢氏矣

老蘇文字善揣摩天下

案此下疑有脫文

程致道之文太快

何子應作陳叔易墓誌甚佳徐師川作李先之墓誌書
事極簡而有要題豫章集後尤佳惜乎東湖之文未刊

崔德符作墓誌極好詩亦清麗可愛

陳無己云子瞻始學劉禹錫故多怨刺晚學太白至其
得意則似之然失于粗又云司馬遷作長卿傳如長卿
之文

葉少蘊文字有起伏曲折惜其行爲士人所貶爾晁以
道之文雅健卻少太史公氣槩渠多言公羊子文好然
其步驟又卻碎呂居仁以爲其病處在雜亦盡之矣

鄒德久道山谷語云庭堅最不能作議論之文然每讀
歐陽公曾子固議論之文決知此人冠映一代公試觀

此兩人文章合處以求體制當自得之言語固是學者之未然行己之餘既賢于雜用心亦便當以古人爲準要使體制詞氣不病耳所謂甯越猶有速成之病此可畏語也

劉原甫萊公傳亦頗有史筆但文傷俊快貢甫題公是集後亦似其兄文

雲龕四六佛語皆好但碑版文字體制未甚古雖欲敘事卻傷于多處然文字卻不摘裂雅奧溫潤可玩今刊于黃州

渡江南來晁詹事以道呂舍人居仁議論文章字字皆是中原諸老一二百年醞釀相傳而得者不可不諷味崔德符陳叔易皆許昌先賢俱從伊洛諸公遊有文章盛名節行亦正當

王介甫相國寺啓同天節道場觀戲者詩侏優戲場中一貴復一賤心知本自同所以無欣羨此語雖非聖道亦足銷人榮辱之悲也

周恭叔行己文字溫淡但時有莊老與程氏之說相背詩亦好

晦翁初年編類文字如語孟集註五朝三朝言行錄皆可傳

葉正則文字不苟作所惜削繩刻墨尙露爾要是究見根柢用意至到

陳同甫陳君舉葉正則多是就外面看入來所以少精微雖無補湊之弊卻有機敏之失

先公常談崔德符詩又稱王荆公四六好范致能字畫陸務觀詩歌周洪道四六洪景盧文章

蘇籀仲滋述子由言余黃樓賦學兩都也晚年來不作

此工夫之文

案此條見蘇籀樂城遺言籀韓之孫遲之子南渡居婺州

孟植元立亟稱劉定鵝湖輪藏記好漳州朱待制祠記南安三先生祠記平正不流弊文極體勢有味

呂伯恭晚年文字體製人疑其學荆公

周茂振制詞雖規模小不甚渾灝然皆不苟作篇篇運思皆工

潘閔遨遊浙江詠潮著名或以輕綃寫其形容謂之潘

闓詠潮圖

案類苑所載與此同其詩今失傳

李方叔文似唐蕭李所以可喜韓駒詩似儲光羲黃魯

直詩如松生石間雖偃蹇不大而氣含風雲

羅隱新城人唐光啓三年吳越王表薦爲錢塘令遷著

作郎辟掌書記天祐三年充判官梁開平二年授給事

中三年遷發運使是年卒葬于定山金部郎中沈崧銘

其墓原註白孔六帖云墓在撫州樂安縣羅家潭。○

國春秋隱新城人吳越備史作新登人全唐詩

話作餘杭人蓋新城本三國吳置後梁時吳越改新登

宋乃復爲新城也稱餘杭者唐大業中改杭州爲餘杭

郡故新城亦屬餘杭今杭州府志以隱爲餘杭縣人誤

矣又太平寰宇記定山突出浙江數百丈萬歷杭州府

志在錢唐縣南四十里則隱墓在越可知且詩話謂隱

年八十終餘杭是隱之生卒皆在故鄉不應遠葬撫州

原註引孔帖謂隱墓在撫州樂安縣亦誤矣

陸羽像甚清俊向從志南得之羽字鴻漸一字季疵復

州竟陵人後隱苕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

中誦詩擊木裴回不得意或慟哭而歸故時謂今接輿

也久之詔拜太子文學徒太祝不就職時張志和居江

湖自稱煙波釣徒肅宗嘗賜奴婢各一志和配爲夫婦

號漁童樵青羽嘗問孰爲往來者對曰太虛爲室明月

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也何有往來予欲求

玄真像爲桑苧翁對未有也李德裕稱志和隱而有名

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云

李習之東南錄載癸巳駕濤江逆波至富春丙申上七里灘至睦州庚子止楊盈川亭辛丑至衢州今時不見盈川亭不知何所也

羅隱為錢塘令手植海棠一本于庭前王黃州有詩稱

之舊治在錢塘門裏三十步今車馬門是也

案杭州府志錢唐縣

治漢魏時在靈隱山麓後徙錢唐門外唐武德四年徙錢唐門內宋南渡後徙紀家橋華嚴寺故址即今治處也

介亭在舊治後聖果寺郡守祖無擇作銘曰猗歟茲亭仁智是經控帶山海周旋日星嘉乃成績取名于易維

介之義以敏厥德

案咸淳臨安志介亭在鳳皇山對排衙石熙寧中郡守祖無擇建蘇軾有

登介亭餞楊次公詩

晏殊云龍泓洞在福建汀州府靈隱山下吳赤烏二年葛仙翁于此得道又有煉丹井在下天竺寺藏院又云

靈隱山有白少傅烹茗井

案咸淳臨安志龍泓洞在靈

此得道有石洞徹浙江武林舊事云龍井吳赤烏中葛洪煉丹于此石竇一泓深不可測相傳與江海通有龍居之秦觀龍井記亦云龍井舊名龍泓距錢唐十里然則龍泓即龍井在錢唐無疑也又攷閩書汀州寧化縣有靈隱洞無靈隱山前無所謂龍泓龍井之名者虎述晏殊之言乃以為在汀州靈隱山蓋傳聞記憶之誤也
孫堅父名鍾其墳在縣南陽平山高一丈周四十步

平湖軒在錢塘縣尉廨英淤閣後

水府觀在利涉門外桐木園神仙馬自然得道于此今

徙清水門

緡經臺昔謝靈運與僧同于此緡佛國涅槃經為南本

三十七卷即南康志所載處

案各勝志云飛來峯介靈隱天竺之間謝靈運緡經

臺在焉又董嗣杲西湖百咏引臺在下竺香林門內靈

運于此將北本涅槃經緡為南本三十七卷因有七葉

堂則臺在錢唐無疑此乃云即南康志所載處蓋以靈

運嘗慕南康石壁之勝曾築精舍遂誤以臺在南康而

精舍實未

嘗有臺也

盛弘之荊州記曰富陽縣城樓王仲宣登之而作賦今

文選錄之大非如子雲之比屈宋之筆也近世歐陽公

蘇東坡亦有此意歐陽公務平之過蘇又不甚平若闊

大簡奧有意有興登樓賦為佳耳

李習之東南錄載戊子自常山上嶺至玉山庚寅至信

州甲午望君陽山怪峯直聳似華山丙申上干越亭今

時不知君陽山何處山也又云自玉山至湖七百有一

十里順流謂之高溪今不知有此名也漫記于此

靈隱寺前武林山上有五峯一曰稽留太平寰宇記云

許山葛洪皆隱此山因而忘返故號稽留又云在錢塘

西十五里高九十二丈峯之前有合澗曰武林泉顧夷

吾山川記云自南徂東臨浙江一派謂之靈隱浦案杭州府

志稽留峯在天竺寺西名勝志云相傳堯時許由隱此山遂名許由峯訛為稽留然水經注云昔有道士入此不返因以稽留為山號未嘗專指許由此可以訂地志之訛

儒賢亨會之閣在萬松嶺東青平門青平乃故相劉正

夫舊里號青平里時人因以名之政和三年勅建閣賜

名案乾道臨安志儒賢亨會之閣故相劉正夫之居在萬松嶺政和三年勅建御書閣賜名

林逋舊居有巢居閣或云在寶林寺即雲巢也案林和靖集序

云君復不仕結廬孤山所居有巢居閣處士橋與此所載少異

金鵝山寰宇記云上古防風氏嘗居此山下有風渚古

鄭瞞國也案杭州府志金鵝山在於潛縣南一里高八十八丈周迴二里

晁崇福之道云林元伯勗小齋列植脩竹予取老杜雨

洗娟娟淨之句名之嘗謂竹君佳處正在此時譬之人

物固以剛正立節為本然必從容清潤乃成佳器云之

道有集舊章貢曾刊之今不存

斯遠寄二墓塶來云隆興法曹任伯厚于郭外黃覺寺

中得之其一云晉故尚書譙國桓府君中子泉陵令諱

勃字季長墓其一云伯護軍考尚書二府君墓在徐聘

君南去此墓七里因攷之晉史桓宣桓伊嘗作護軍桓伊嘗鎮豫章又桓沖宣穆嘗為護軍其孫徹為吏部尚書後為桓立嗣被誅皆不可攷以流觀之恐是桓伊之子爾又法華人發古冢得塋皆有刻字曰晉升平四年三月四日太學博士陳留郡雍丘縣都鄉周墟里周闡字道舒妻活潯陽太守譙國龍岡縣柏逸字茂長小女父晉安成太守鷹揚男諱蟠字永時皆鐫成文同此周闡之妻柏逸之女墓也父晉安成太守鷹揚男諱蟠者蓋闡之父故獨稱諱但不知妻名活何義字畫極分明

無訛

案晉書桓宣傳宣為元帝丞相舍人轉參軍遷譙國內史武昌太守監沔中軍事歷都督司荆雍梁

三州以前後功封竟陵縣男貶建威將軍收鎮南將軍南郡太守桓伊傳云父景仕至侍中丹陽尹中領軍護軍將軍伊都督豫州諸軍事後徵拜護軍將軍此云桓宣作護軍有誤且伊為宣族子而墓塋乃云伯護軍則非伊子之言可知又晉書地理志譙郡有龍亢縣無龍岡縣徧攷通典通攷太平寰宇記諸書均無所為龍岡者當時墓塋不應有誤或亢岡音近而訛抑原有其名而旋改者歟

王公曾張公詠錢若水微時謁華山陳希夷求相欲以

學仙者希夷謂王張曰爾輩非仙才王當為宰輔顧張

取紙筆遺之張曰悟矣推吾入閣中耶又謂錢曰余不

足以知子當見白閣道者錢遂造之道者曰君急流中

勇退人也其後王果拜相張位至八座歷試中外以才顯錢爲樞臣

蕭文琰蘭陵人丘令楷吳興人江洪濟陽人與竟陵王子良嘗夜集學士刻燭爲詩四韻者則刻一寸以此爲率文琰曰頓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令楷江洪等共打銅鉢立韻響滅則詩成皆可觀覽

天竺慈雲法師生前制棺名爲遐榻

永和鄉靜惠禪院有天衣懷和尚塔謚振宗大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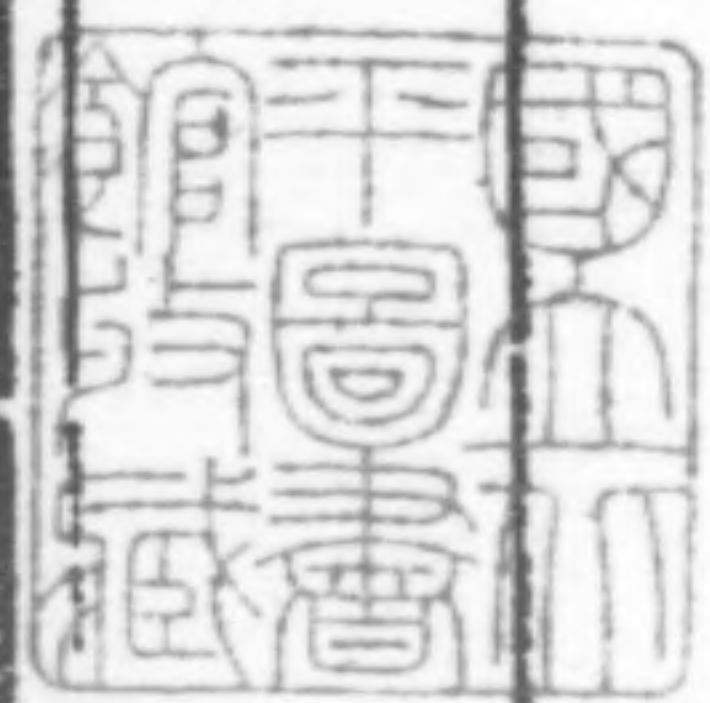
余少時見揚子雲麗文欲繼之嘗作小賦用思太劇立致疾病子雲亦言成帝詔作甘泉賦畢遂倦臥夢五藏出地以手內之及覺氣病一年可知盡思慮傷精神也

淵泉日記

卷下

五項家達校

淵泉日記卷下



書